





中庸章句本義匯叅卷之三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輯畧伊川曰費日用處。語類

也。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非視聽之所

及者。問或說形而下者為形而上者。固非視聽之所

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隱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

不有。故曰費。費言其用之廣也。就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

視聽所及。故曰隱。隱言其體之微也。○費是形而下者。隱

是形而上者。或曰季文謂費是事物之所以然。某以為費

指物而言。隱指物之理而言。曰這箇也。硬殺裝定說不得。

須是意會。以物與理對言之。是此。只以理言之。是此。以物

看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我以物

與理對言。是指形上形下說。只以理言。是指理之當然。與

所以然說。○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費而隱。只費之中。理便



是隱。○讀書錄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有主。○  
 聞編非費之外。別有不見不聞者。而為隱也。天命之性。率  
 性之道。無非實理。天地之間。對待者。皆流行者。無非此  
 理之用。故曰費耳。于思正欲人於費處識得。隱人於費處  
 識得。隱則知其不可須臾離矣。○集解體用二字。勿平體  
 不離用。才說用。體即在此。才說體。體即在此。南軒謂費隱  
 二字。平舉互舉。固不是。即而字轉劍紆迴。猶恐為作兩片  
 即費即隱。離了費更說不得。隱此而字非折轉語。乃合併  
 語也。○困勉錄請家謂子思因索隱之徒。求道於虛無寂  
 滅。故特指之曰。君子之道。非徒隱也。乃費而隱也。按此於  
 語氣恰合。但以爲對針索隱。却非蒙引云。上章隱字是隱  
 僻之隱。在常道之外。此章隱字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  
 字同義不同。豈可牽合爲一。○谷訂君子之道。是就君子  
 所體之道。推上一層而言。道之體本如此也。君子體道之  
 功。自在言外。末節亦然。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

所謂費而隱也。

首節義止此。下通聯說去文勢。一片不便按節劃分。故併錄。

即其近而

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

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

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

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

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

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愆。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

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

大語小。乃是就君子之道。語其大語其小。非君子之語道也。或問此語不可從。其大至於天地聖

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

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蒙引自古聖賢論道者多矣。未有如此。却不用費說。只下面摘箇隱不肖者之。敦復堂

有所能知能行。上面摘箇聖人之有所不能。大處說箇天下莫能載。小處說箇天下莫能破。中間是該括了多。少義理。省了多少說話。○語類看有極意至意。自夫婦之愚不肖有所能知能行。以至於極處。聖人亦必有一兩事不能知不能行。如孔子問官名學禮之類是也。若曰理有已上難曉者。則是聖人亦只曉得中間一截道理。此不然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若據先儒解當初何不道行道之人。何不道衆人之愚。何爲說夫婦。是必有意。愚按。于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謂民之賤矣。日用飲食。自離却居室之間不得。日用飲食莫非道也。其必言夫婦者。自聖人以至愚不肖。皆夫婦中。人。經文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能。是就夫婦中舉其愚不肖者而言。等而上之。以至於聖人。其爲夫婦隨一也。若論其極。則陰陽妙合。絪縕化醇。天地亦離不得此理。故章末直對舉以包括中間。想朱子當年所云是必有意。當是謂此。然亦只合舉侶隨之大槩而言。大全史氏直以形交氣感當之。則未免於居室之間。看得太泥。而後來專主其說者。復從而張大之。求通流滯矣。○語類道無所不在。無窮

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至小。卽一髮之微。尚有可破而爲二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無可下手處。更破他不得。○說盡凡物有二。故可載可破。若道則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者皆道也。又安得載之破之。○勿軒熊氏曰。此章看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按大小通是說費。或問云。隱之爲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有隱。可言。則已不得爲隱矣。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

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聖人亦

何自不知能。伊川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備，知不備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語類人多以至於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原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按道中一事，亦只就培室之間，隨舉言之。以見道之費，不遺於愚，不肯有必欲指一事以實之，則難矣。○語類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極，不是聖人不求知，不是不能知，却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會闕少。然在道却是不能。聖人知盡，真是費也。○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不能，總在粗淺細微處看。人猶有憾，不是小天地。只在天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羅整菴曰：侯氏以問禮問官為孔子不知，然既問是仍知下。又以孔子不得位為不能，似孔子非無意得位。特阻於力不能。尤未嘗天高地下，測所窮。古往今來，莫窺其始。是聖人有所不知也。有教無類，下愚不移，同施濟眾，善處猶病，是聖人有

所不能也。應作如此看。○新安陳氏曰：天覆地載，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人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寒暑非時，災祥或外，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蒙引有憾，是有不足他意，是天地之大，亦有不能盡道處。

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咏文王作鸛鳴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

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語類明鸛有

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又曰：鸛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鸛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謂道體發見者，猶是人見得如此。若鸛魚初不自知察

只是著天地明察亦是著也又曰與下節察乎天地只一般。○問莫只是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辨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如何曰固是又曰恰似禪家云青青綠竹莫匪真如。榮榮黃花無非般若。之語。按羅整菴云佛氏於翠竹黃花之外別有真如般若而萬象皆從妙明現出。吾道於鳶飛魚躍之中便見天命率性而萬象即與吾心同體。此其所以彌近是而大亂真。可謂辨之精矣。○問鳶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此。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竦動人處。○皆是費如鳶飛亦是費。魚躍亦是費。而所以為費者。試試管費來看。又曰鳶飛可見魚躍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中庸言許多費而不言隱者。隱在費之中。○四書通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性才說費

隱即在其中才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在其中。故近白夫婦居室遠而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為性則隱也。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其飛其躍費也。而所以飛所以躍者。隱也。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天機自動。詩人本以興君子之作成。人材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興亦非比。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非是也。與子在川上之意同。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宋子曰喫緊為人處是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要人就此瞥地便見箇

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語類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得他如此。此便是隱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裏收一收。這箇便在。○必有無窮意思。又有道理乎。放在彼意思上。鳶下魚見者皆道應之者。便

是○(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窮冥中求道理處  
 夷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吳氏程曰)喫緊猶俗言  
 着急活潑潑地是真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  
 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黃氏洵饒曰)活潑潑地無  
 物礙之也致思二字見此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  
 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在慎獨按慎獨乃言外  
 意○(輯註上面說)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闊此又就  
 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  
 色可會所謂喫緊為人活潑潑地也上面包羅全體此是  
 在交接當機○愚按上下察三字須連看乃見此理偏塞  
 滿前隨時隨處直點入人心坎

或問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  
 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  
 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

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  
 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  
 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  
 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  
 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  
 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  
 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  
 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



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輯畧明道曰鳶下察也。此一設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朱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畧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卽此須臾之靈。此體便已洞然。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證。今人一等忘却。乃是不知他那飛與躍有事而正焉。又是迭教他飛。初教他躍。皆不可。困學錄鳶飛魚躍活潑潑地。與吾身心通徹無二。從身心上看。便活潑潑地。從鳶魚上看。便只是弄精神。按語類弄精神亦本是

禪語言實未會得而揚眉瞬目自以爲會也。抑孟子此言因爲精密然但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爲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爲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

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

釋氏蓋常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况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

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

薛瑄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魚躍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而更有天下而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

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

###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語類造端乎夫婦言全微全近處及其至也言極

多涉體道之功蓋當時為門人講學雖義在言外皆可發明實非本文正義然學者自不可不知故畧為採入○君

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而夫婦為至親且密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矣○文

集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幽闕之中社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非知幾謹獨之

君子其孰能體之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論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

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須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或問小

註須知造端及至乃舉兩頭以該中央正見道無不在耳

兩下都有實際若看得天理人欲透徹則夫婦天地一以貫之矣○造端是示人以用功之始及其至是示人以用

功之極猶自戒懼慎獨而天地位置萬物育也但正面是結上文示人用功意言外及之可也○輯語上面都是將道

理攤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舉到此下一總結包羅貫串將上而言語不能到處處處補密實無少欠

缺其着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然皆就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

夫婦天地明結聖人焉魚暗結以察結費言下包括一切○徐倣弦曰夫婦二字人都看不真陳新安以愛親敬長

言不切夫婦史伯瞻以形交氣感言但切夫婦不合道字看朱子言書重釐降禮謹大昏又曰接而知有禮交而知

有道端的是有別中事與下章子臣弟友同義須切與知與能解愚按化起陰陽倫生男女其為此理所造端固屬

無疑即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一神兩化謂夫婦天地一以貫之自可但如史氏以交感為言使人疑為氣上事謂愚

不肖之夫婦但知此能此殊非所以言道之費耳○紹開編云此章夫婦字南軒謂凡匹夫匹婦之所共知朝作夕息

之類在庶民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在君子則戒慎恐懼之所存乃所以為造端也居室人道之常固亦在內若專指此却未盡按此亦何嘗脫却居室之間自此充之以至天明地察亦何嘗無義理事實如易傳所云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董子所謂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即本經由庸行之常推之大孝格天何一非謹之於端以馴至其極則察乎天地即由夫婦造端從實處理會謹小慎微盡倫盡制莫非大道所彌綸方是中庸論道之指泛講化醇化生恐人無着手處但在本章尚自貫括體道不得耳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

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此中庸第二支下入章之綱也說箇費道自不可離說箇費而隱道更不可離故下章緊喝道不遠人後都就人身上說體道之功要自離費隱不得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當不遠於

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

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語類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二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

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而遠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

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東陽許氏曰上為字重

猶言行遊下為字輕猶言謂之道。四書通上章言道無

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我廣大亦只在篤實中領取非真有

間其篤實也又如此此我廣大亦只在篤實中領取非真有

二道也看後文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便自見得在

本章却只鞭辟向裏為道在邇而求諸遠者發。困勉錄

自伐柯以下章句取張子家之言分三節各各自一意近

日講家謂三節相承重在遠道不遠句伐柯節為忠恕發

瑞丘未能節則詳言忠恕之事強為牽合殊欠自然蓋論

道理則忠恕子臣弟友亦相貫通但夫子語意一以治人

言一以愛人言一以責己言看章句俱先下不遠人為道

敦復堂

句然後引張子語一節  
一意何等直截分明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幽風伐柯之篇東人喜得見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

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

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

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

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

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

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啓蒙聰雅視視所執之柯也

當分看觀而字之字可見視正視視所伐之柯也二字

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

之末皆人心所同然未有不於天若絕乎人倫外乎

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

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為道也歟柯斧

之柄也執斧之柄而求柯於本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

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者必有

睨視之勞而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異是蓋眾人之

道止在眾人之身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  
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  
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  
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  
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  
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  
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眾人之所能而聖  
人乃自謂未能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  
敦復堂

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盡事親之道必至于瞽瞍底豫者蓋為此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悌交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巳有問有答有唱有和而巳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願行有是言也

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願言按此條通前後數節言內祭朱子所更定最詳實有味惟道難繼而不行句朱子謂不若游氏引恥躬不逮為得。語類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是將我自思量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此河伐柯不用更別去

講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晚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才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去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處討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大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按條內連及自治特借以反覆申明此理不假外求然實非本義大全史氏誤會其說支蔓不可從。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耳。○潛室陳氏曰衆人即天生之民凡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大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為衆人非張子意。愚按章句引張子以衆人望人語正與首節衆人之所能知能行相應衆人乃普衆之稱蓋道無二致而人之分量不齊則君子之所均之為孝亦異其改其止要自各因乎其人之分耳即如均之為孝有大孝有中孝有小孝總之改其不孝即便為孝非謂不必其人之大孝而輒止亦非謂必俟其人之為大孝然後止也胡雲峯謂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雖亦似泥然未為非是史伯瞻大反其說至謂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改

非累改而不必止於至善之謂孝必十分孝忠必十分忠  
孝未至舜便是子道未盡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  
以事父未能如是則君子治人終其身無可止矣此論似  
高實謬而三魚適喜言大全本皆深取之故不可不辨

或問子以為以人治人謂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

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

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耶曰上章

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

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

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

聖人所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

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

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

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可見子思引言自有次序而遠邇高卑之說亦有確據此

不徒論本章當合一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

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

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

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只是盡自家之心

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知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他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違去也。如春秋傳齊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人。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爲綱。故章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也。或問以節鈔故附入後。做此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輯墨道曰。忠箇除不得。又曰。忠體也。恕用也。盡己爲忠。如心爲恕。或問得忠字學者。可用功否。伊川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或曰。曾子說出忠恕二字。子思所以只發明恕字者。何故。

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謝氏曰。猶形影也。語類問。施諸已二句。只是恕。如何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居業錄存諸中。莫若忠。施於人。莫若恕。忠是盡己之事。爲萬事之根。天命之性。卽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卽此而立。恕是推己之。事。推己而及人。俱得其所以。先儒言無忠做不得。恕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但所不願是。所不願勿施於人。而句只是。一箇推己及人。但所不願是。忠字在。不可以不願句爲忠。勿施句爲恕。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語類問。忠恕卽道也。而曰。違。

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敦復堂。



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轉頭來。便自道。流行。居業。錄。聖人教人。恕上求仁。恕則物我之私不立。天理自流通也。○  
 事也。以愛已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遠。人以爲道。故己之心無間。於此推上一層義。惟能實從人已分上。勸出違道不遠。又須實從違道不遠上。透出道不遠人。語意方有歸宿。不然。但泛講忠恕與本指何關。或問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意言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  
程子說詳見論語一貫章集註。朱子曰。論語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取。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慶源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

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意言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  
程子說詳見論語一貫章集註。朱子曰。論語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取。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慶源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

忠恕也。動以天者。聖人之忠恕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語類未能一焉。固是謙詞。然

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已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以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所以事君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

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又集其未能。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焉耳。○蔡疏疏我所望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和廬講義施報之理。非所用於君父。是君父兄即不以道待我。我決不可不以道事君父。兄惟朋友合講施報。他若不來。我亦不去。人情之常。然必待人施然後為報。人人如是。誰為施者。故道在先。施當自我始。如善則相勸。過則相規。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倘如是。以施之。或友不我報。而我更不復施。則比明施。乃是滿望。非君子之用也。君子自看得先施為友。道之當然。而已故不曰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交友。而曰以先施未能。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

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

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其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

○輯語上四段自責未能故章句用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東注庸德之行半節是美君子以為法。故未句用君子之言行如此繳清。○集解庸德以下正言君子之言行如此。

此而欲以是為則而自勉。意在言外。數句作一氣讀。自節首便說君子之道分明有一體。體篤實之君子。在胸日日效慕而不可得。所以歷數不能下便接說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逐層歎想。直起。到胡不慥慥。爾才用倒裝文法。兜住若移君子於庸德之上。使自了然。○以子臣弟友之道而

體之於身。是為庸德。形之於口。是為庸言。行者踐其實。無虛飾也。謹者擇其可無虛詞也。踐其實固已不安於不足。

然愈行乃愈見不足。不敢不勉。則行益力矣。擇其可固已

不欲有餘。然愈謹斯愈見有餘。不敢盡。則謹益至矣。精神

全在兩不敢上。到得謹之至。則是其言也。兢兢。照顧其行

而推恐不。精行之力。則見其行也。兢兢。照顧其言而惟恐

不逮。兩顧字。精神並露。即緊不可。不。敢。添。毫。蓋。行。謹。到。至

處。則言行自然相觀。此正所謂體也。○相。應。講。義。六。句。登。登。說。下。逐。步。趨。緊。寫。出。體。體。神。理。如。見。慥。慥。篤。實。是。做

聖賢本領大凡遠人為道者。類由不篤實所致。夫子特揭

此二字。正欲人當下猛省。○愚。按。章。句。先。提。明。道。不。遠。人。便。見。得。此。當。然。之。理。原。是。人。已。公。共。底。但。常。情。責。人。重。以

周責已。輕以約安。能盡道。夫子特就責人處。下一轉語。固

望道未見之心。便隱然欲學者當身體認慎言篤行實心

為已。自可入聖賢之域。章末引張子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較上二節尤為鞭辟向裏。可當通章結穴。  
或問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

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為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愚按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此夫子意中語。在本文却不如此承接。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某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松陽講義此章以費之小

者而言。而總註謂某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句要看得好。此是就小處看。亦有聖人所不能。雖借前章之語。而實與此章不同。勿泥看。修辨此章既明道費之小。正是人倫日用至親至切之事。皆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曰不遠於人。所謂某未能一只是聖人欲然不自足之心。非真有所不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

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或問小註首節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紹聞編有一等人。雖素位而行。

或不能不少願乎外。又有一等人。雖不願乎外。却不去素位而行。故下文分析言之。以交足其義。其實自得內含有

不願乎外之意。正已內含有素位而行之意。雖分而不害。其為合也。在人善看耳。○王博菴曰：大凡不盡本分底人，多外想。君子只就自家道理着實做去，何暇外邊尋思？按此則上一截自為主句，但上句之義，終也。以下句是行。○方盡語意。○獨畧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之。○史氏謂其與章句見在義不類，但細體本文以素字盡其。○其中若其素然也。○按新安陳氏以素如今人言素來之意。○位二字上義在虛實之間。○章句難，以質言，故云猶見在。○饒氏亦云：素字當活看，與下節素字微別。○竊謂素其位者，但隨其所值之位，而我盡其力，在法之。○素字尚虛，行字乃實。○蓋因其所居之位，易盡其所居之道。○故章句曰：為其所當為，非直安分守已之謂也。○紹聞編云上：章道不遠人，就各當人之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就各當人所履之位上說。○易三百八十四爻，便都是發明箇位不同，而人所以處之之理。○其位其外，兩其字，都緊貼人身言。○非其位，即其外。○固所不當，願即於其位之中，稍有營求計較，即其外也。○故董子云：正其誦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誦中何必無功利，并此不謀不計，這利明道不計其功，道誦中何

得合下。○斬釘截鐵。○如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觀。○范希文云：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皆是此意。○若但云在外者不可妄求，不可必得，猶是落下一層說法。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

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輯畧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驕不濞，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計其和，不懼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游氏曰：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君子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雙峯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或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



五不字都為不願字洗剔斬除箇盡到得不怨不尤不真得胸中多些光盤洒落要之君子惟仰不愧天始上不愧天惟俯不怍人始下不愧人與上文無入不得仍是一綫相銜故章句於首節雖用分承而意理自為一貫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輯畧呂氏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誥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且之幸得之則貪為已九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游氏曰惟君子為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小人疏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因學錄惟居易才可俟命人事既盡然後窮通得喪乃可一聽於天若未能居易而言俟

命則是莊子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接句中以字自不得盡成兩欄○愚按順理則從欲斯危易險以在理欲上就取不在境界上區分合做底便是平地不命做底便是險途君子於位之所在盡其在我心安理得雖造次顛沛慮之泰然此便是易小人逐物外馳即處履安常終日營營亦隨地坑塹豈不為險居易未嘗無得禱之理然君子初無求福之心故曰俟命行險有時獲濟微亦其命使然特幸焉而已并不得謂之命也○循慮講義幸字只可加於小人不不可言君子何也君子雖極安富尊榮都是分所當得小人即極危難不堪也是他自已作孽所致故君子無幸但有不幸小人也君子雖極安富亦下得最有意義俟字從居字來微字從行字來高忠憲公云惟天理最醇味此居字循乎天理何等安靜所謂作德心逸日休也小人機械變詐無非險徑不要說奔馳營幹終日忙忙即令打坐一室此心亦勞攘不定豈所以說行不說居居者安於此行者驚於彼俟者聽其自來徼者求其必得居易則無復營心得喪而俟命行險則直欲抹

擬造化以徵幸。○語類行險徵幸。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布而

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鄭注正鵠皆鳥名也。一曰正。正也。鵠直也。

蓋即取內志。正外體直之義。○雙峯饒氏曰正乃是鵠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的。鵠取革置於中。正則畫

於布以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結素位不願為的。○張子曰責已者高。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

於不非人。學之至也。○柏廬講義居易侯命。原非以命寬假自己。有許多真實工夫在內。故復引反求諸身以結之。

先儒云君子坦蕩蕩。是從兢兢業業而得。非安意肆志之謂。正是此意。反求諸身者。求其所以失也。○所

然則君子所以能盡道者。亦只是打起實心。掃除妄想。當身一一理會做去而已。○吳因之曰反求於身之中。是即所謂素位也。不求諸身之外。是即所謂不願外也。○蔡

伯巨射者必反身。非直空空不尤人而已。素位必盡道。非只空空不願外而已。與不怨勝已意無涉。○接子思自以君子之反求諸身。結通章大旨。而適於夫子之論射得之

章意與節意。須識得賓主歷然。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松陽講義此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饒氏謂其迤邐。故開者謬。蓋道不遠人章。因上章說得濶了。故特說箇人字。然曰人則見在未來。皆人之所當盡也。故素位章說箇位字。然曰位則

口齊章句本義進修卷三

尊復堂



高卑遠邇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箇自邇自卑子思  
喫緊為人分明是要人從脚上步步實處去必自  
語此章卑高邇遠須就推行交揚上着力在兩必自  
道之高遠無窮而為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九步積  
上去行得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  
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  
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邇  
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父母無不盡頭故不可質言而  
謂序也惟其高遠即如到了父母無不盡頭故不可質言而  
引夫子說詩做箇詩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  
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語也  
自然須在行登上看眼則必自思按書旨重在兩必  
邇高卑何處非道以得道者言則無遠無邇無高無卑亦  
頭頭是道而就造道者言則行遠非即遠登高非即高必  
自邇必自卑行一程又一程登一級又一級卑邇在是高  
遠亦即在是矣困學錄云道有高低此一間  
到極高遠處只有一間未達此一間  
未遠處尚是卑邇所見極高極透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  
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  
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

爾妻祭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此燕兄弟之樂歌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

樂也祭子孫也按是詩作於周文公歌於召穆公弔二叔之不咸本是因兄弟而作以見兄弟之不可不親燕兄弟而篇未及於妻子鄭箋云王與族人燕則

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孔疏云王之族人見王燕

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傲王親觀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在如鼓瑟琴相應也于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

妻子。又九族和睦。忻樂而且耽。又以盡歡也。末二句則鄭箋云。族人則能居樂其家中。大小孔疏云。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按此則詩義自以兄弟為主。而子思引詩斷章取義。視下節章句。則妻子兄弟自合平列。末二句如存疑。以宜兩室家。貼兄弟。翁樂兩妻帑。貼妻子和。講家多有從之者。然終似以宜室家。貼兄弟未穩。徐辨云。按朱子註。挑天詩。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又本註訓。帑為子孫。則宜室家。樂妻帑。當是從妻子之合。兄弟之合。而因是一家之中。無不皆宜。兒有以樂及子孫也。以末二句總承上四句而言。我此則如鼓瑟琴。和之至也。和樂且耽。樂之極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一門之內。融融至。至和氣薰蒸。無不宜也。無不樂也。但將詩中景象。倡歎一番。下文父母其順已宛然欲脫於比。

###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睦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

### 父母其安樂之矣

韋君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

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故身不行道。不行於

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按詩詞曰。妻子說起。如呂氏說。亦隱然與費隱章造端乎

夫婦之旨相貫。然細按終不。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如章句平列。省却多少葛藤。

自適登高自卑之意。或問小註章旨。只一白字。不特詩與

語。又曰。父母應作高遠看。順則不過家庭中尋常事。由妻子兄弟以及父母。此中然有可解不可解處。按此可想夫

子當年倡歎之神。真有以不能言者。此子思所以持會其意也。○雙峯饒氏曰。行遠自適。登高自卑。說得濶。只引詩

與聖言來形容。室家宜。妻帑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適。登高自卑之意。

○輯語詩只說妻子。以及兄弟。以及室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移到上面。正於不講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自

敦復堂

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困學錄一意字是僧絲點睛。通章精神。只在此一字。右第十五章。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蒙引如始於灑掃應對。而終於窮理盡性。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於平天下。皆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類也。○松陽講義和之宜之。不要看粗了。修身刑家。潛學默感。非盡格致誠正之功。者難言之。暗室屋漏。有鬼神。不能宜而和也。推此則自卑自邇工夫。原不容易。○龍印神忽。這卑邇處。便阻住了。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輯畧伊川曰。夫天專言之。則道

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又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語類。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往暑來。日往月來。春

生夏長。皆是問造化之迹。○如日月星辰風雷。皆造化之迹。○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條辨。鬼神為造化之迹。不張子是指迹為鬼神。以其所以有造化之迹者。乃鬼神也。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語類。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以一屈一伸看。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了。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去來。○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故曰良能。○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雙峯

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迹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

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不然。朱子何以曰。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愚按。語類謂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竊謂對物而言。則鬼神體乎物。似是形而上。對理而言。則未有此氣。先有此理。鬼神又是形

是形而上。對理而言。則未有此氣。先有此理。鬼神又是形

而下。吳氏以為形而上下之間極宜認取。季安溪亦曰：鬼神非理非氣而在理氣之間。在人則心之神明是已。程張所謂天地造化陰陽二氣者，是這箇本文所謂祭祀如在者，亦只是這箇體於人心為人心之鬼神，亦即是這箇認得真便。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輯] 聖問世言鬼神之事如何可以曉悟其理，伊川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口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幽眾動不窮，屈伸幽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語類：一氣即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為魂魄，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鼻口之類為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

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游魂為變，魂游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北溪陳氏曰：所謂靈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耳。○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蒙引：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各有所屬耳。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氣之貫者也。故實一物而已。○鬼神三段註：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朱子之說重一氣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語類問鬼神上二氣則張子已說了。為德猶言性情功效。之德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為德。○問所謂性情莫便是張子所謂二

氣之良能所謂功效莫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曰鬼神不見不聞人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問南軒歷論鬼神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此語如何曰誠是實然之理鬼神亦只是實理若無這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所該載子鬼神之為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言其情狀皆是實理而已問章句謂性情功效何也曰此與情狀字只一般愚按鬼神因是以氣言然其所以為鬼神即理也故朱子曰鬼神之為德者誠也直是分明斬截但誠字至未方點出首節尚自引而未發且只就氣上充滿辟塞極言其盛而其德之所以盛處自隱然有實理貫之○蛟峯方氏曰鬼神生長歛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歛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黃氏洵饒曰陰陽分而言之乾靜專其性動直其情大生其功效坤靜翕其性動闢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陽健陰順者性陽施陰受者情陽生陰成者功效按此亦舉其概性情功效自是人身上事章句借來說鬼神故曰猶言然語雖似借要非無是性情功效其所以實有之者即誠也翼註因不敢觸

言而云鬼神之為德只是鬼神之為鬼神大是鶻突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子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

口鼻之嘯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

以明之祭義章我問曰吾聞鬼神之各不知其所謂子曰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

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

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

之著也鄭注氣嘯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采子曰

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

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而良能是其靈處

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行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

輯畧謝氏曰：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齊事。○語

題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葉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已明，却反驗之一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夜作息，夢覺熱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

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

輯畧呂氏曰：鬼來耳，物感雖微，無不通乎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爲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至者也。張子曰：形聚爲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歟。呂

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謝氏曰往來不息神也推仆歸根鬼也程子語錄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原不斷續物以陽生極必反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於既斃之形既反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間關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吸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皆是理地氣疏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屬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友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謂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是輪迴之說而非理之本然也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

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

聯畧明道曰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恐未安須兼清濁

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張子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呂氏曰鬼神者無形故視之不見無聲故聽之不聞然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耳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故如在耳上如在其左右也弗見弗聞可謂微矣然體物而不可遺此之謂顯周流天地之間昭昭而不可欺可謂誠矣然因感而必通此之謂不可掩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語類問鬼神上言二氣下言祭祀是如何曰此體物不可遺也體物是與物為體○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天下萬物萬事

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揆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問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虛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其實者○問此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問造化之迹若風雨霜露四時代謝皆可得而見又曰視之不可得見聽之不可得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鬼神至於洋洋如在是又有也○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困學錄三句一氣讀不見不聞與體物不遺不是兩截即是體物處無可見聞也○編語人每看物字只作形器之屬

謂本會

不知事即物也天地間變化遷流與人事動作云為皆物也皆鬼神所體也愚按物字兼各物事物二義二十五章誠者物之終始各物之物也不誠無物事物之物也此處以各物言則鬼神為造物之精英以事物言則鬼神即人心之精爽都自闕遺不得兼此起義則後文誠字實理實心一齊都攝今人每遺却事物一邊恐非中庸立言之指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乾卦文言貞固足以幹事言事所依以立若木之有幹然

或問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

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

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

貞之幹事亦猶是也困學錄道物外有鬼神不得道物即是鬼神又不得鬼神與物是一是二

困學錄道物外有鬼神不得道物即是鬼神又不得鬼神與物是一是二 敦復堂



以為立乎物之先而未嘗不周乎物之後以為立乎物之外而未嘗不貫乎物之中故體字只合作骨幹之義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祭統篇謂齊不齊之思慮以致

其齊也明猶潔也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洋洋流動充

滿之意充滿言其在上在左右充塞遍滿也流能使人畏

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輯

問死生之說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問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

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底語問先生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

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

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

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語類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

陰陽上說未後又却以祭祀言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

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

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其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

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

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上蔡而今都說得粗了○問天地山川之神有此物在其氣自在則祭之其神

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

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聚散者氣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問五廟七廟通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如嘯吸之則又來若不如此則是之死而致死之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本絕○問洋洋如在似不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文集祭義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祖是主於鬼神而言自有賓主體物使人兩句須深體又來論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說則是偽而已矣豈所謂誠之不可欺乎又曰所問鬼神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真是見得一致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雙峯饒氏

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四書通前此所說鬼神無所不包此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說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是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人之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真與人之齊明相接此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條辨按註云畏敬奉承發見昭著皆鬼神之能使人如此則可見洋洋如在者人心之自為之而所以使之洋洋如在者即鬼神之自為之也使人如此是體物人心自如此是物自不可遺不得認為一亦不得認為二○按此就祭祀一節為人所易明者見鬼神之於物其親切者見如此既以為體物不遺之驗亦與下節俱引入人心見結處誠字固以實理言而實心義未嘗不包攝裏許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焜蒿悽愴此百

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語類問使天下之人齊明

之曰只是這箇氣所謂昭明焜蒿悽愴者便只是這氣昭明是光景焜蒿是蒸氣悽愴是有一般感人使人慘慄如

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者。按祭義本是以形燦為鬼。而以其氣之發揚於上者為神。故語類謂人氣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煙只管騰上去。此言人死時光景至本節章句引之。乃是斷章取義。就承祭之時。灌鬯燔蕭求諸陰陽。蕭然如在此。便是神之著。與祭義本指自別。

詩曰神之恪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

詩大雅抑之篇。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

格來也矧况也射厭

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抑詩之七章曰視爾友君子

室衿不愧于屋漏無口不顯。莫子云。觀神之恪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宋子詩傳承上。莫子云。觀而言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莫子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紹聞編中之曰。鬼神之妙無物不體。此二句最好看。正與中庸之首合。○相虛講義齊明節就人見鬼神之所在。見

其體物不遺。引詩節就人。不見鬼神之所在。見其體物不遺。鬼神昭著。莫如祭祀。恪恭承奉。所不待言。若夫暗室屋漏之中。絕不見有鬼神。似可或忽然陰陽。一氣密匝。匝地又何處。非鬼神而敢戲。豫之稍萌。故詩詞最為嚴密。○體物不遺。如何下二節。只就人說。正以物不可遺。而人心却有射之時也。射便悖棄了鬼神。失其所以為心。便失其所。以為人後面所謂不誠無物是也。然則人其可稍厭射乎。愚按詩詞人每多重不可度思為體物不遺之証。與上節如在上。如在左。右意同。此跌重矧可射思。不惟語勢宜爾。亦意在鞭入人心。暗藏下節誠字。有此實理。須有此實心。後半部言誠大指都已。蓋此正子思喫緊為人處。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

可揜如此。

韓愈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或問駁之曰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

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  
 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別為鬼  
 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  
 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  
 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此類也夫○語類鬼神主  
 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  
 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屈是實屈  
 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下可揜如此○  
 問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謂鬼神為陰陽屈  
 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形而上者矣曰今日且  
 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  
 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此便可得形而上下  
 之間意○四書通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  
 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卓  
 謂不息之謂誠至程子則曰無妄之謂誠朱子又加以真  
 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  
 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  
 陽之氣誠者所以為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

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夫鬼神無形無聲於天下之物  
 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  
 誠之不可揜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而陰陽合散莫非真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蹟鬼  
 神於佛老而競為淫祀以徵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  
 ○紹聞編不曰微而顯而曰微之顯見得顯微本無間也  
 之字宜着眼按微顯直承視弗見聽弗聞體物不遺來微  
 顯意皆上文說過即不可揜意亦上文說過并如此意亦  
 上文歷歷言之本節特為一點醒揭出誠字乃十分出  
 力正以全書關鍵在此一字耳○困學錄誠也鬼神也物  
 也其實合下一齊都有若細分之則須是有此實理然後  
 有鬼神有鬼神然後有物既有鬼神誠即在鬼神中既有  
 物鬼神又即在物中所以說鬼神體物誠又體鬼神○誠  
 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自其不離者言往來屈伸無  
 非是實是就體物上見其誠也誠自不可揜也自其不離  
 者言則惟有是實理故能屈伸往來是推其所以能體物  
 者而見其誠也惟誠故不可揜也言不離則誠是體物之  
 本言不離則誠是體物之實○天下道理偏塞滿前耳聞

中庸章句本義通考卷三

三

課本會

目見都無非是其屈伸往來。細縕不息者。莫非鬼神中庸  
 自費。意章以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洋洋灑灑。說到遠邇  
 高卑。有不容自己之妙。真見此理。充塞洋溢於心目之間。  
 故不覺衝口而出。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蓋正明指造  
 化之妙。使人觸處見個天。地。呈露妙用。顯行隨時隨處。有  
 以自得。故下文即嘆緊指點曰。體物而不可遺。其特舉祭  
 祀以明之者。鬼神之妙。無所不在。無時不有。觸着處。着都  
 是。但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故即引詩咏嘆之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說到此。愈覺體物不遺之妙。活潑潑地。昭著流行。有不可  
 可得而揜者。故即指其實而言之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  
 揜。察而得其所。以不可離之實耳。故朱子曰。上下章自  
 恁地說中間。忽然插說鬼神一段。在這裏。也是為飛魚躍  
 底意思。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愚按鬼神本兼造化人  
 祭義以人之魂魄為言。而後及程張造化之說。以廣其意。  
 夫魂魄固左氏所謂心之精爽也。則誠字亦宜兼實理實

心言之章句言真實無妄。未嘗專屬語類。屢言實然之理。  
 然又云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心才動必  
 達於氣。便與此屈伸往來者相應。謝氏云。有其誠則有其  
 神。朱子以其言為然。則實心之義。未嘗不兼及也。蓋化育  
 流行。莫非此理之用。然不以實心體認。則此理兩間自有  
 吾心自無何從見得。不可揜處。况章內特提祭祀。明是就  
 人心之鬼神為下享帝。享親。張本亦即就人心之誠為下  
 誠者。誠之者。張本向來講家。專主實理。竟抹却實心一面。  
 或未嘗通徹前後思之也。竊謂末句重提誠字。  
 不可揜。是言其理如此。夫直點入人心。須融會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

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

費隱包小大而言。

語類問十二章論君子之道即人之所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此

章論鬼神之道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胡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道無不在此後三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旨且為後文諸章之論誠張本也。○黃氏曰對舉而並言之則曰兼舉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十六章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曰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言小大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輯是游氏曰中庸以人倫為主故以孝德言之。○紹聞編孝為

庸行之常然舜之所以德為聖人者在此所以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亦在此皆非分處

皆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不是大孝此章句所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今人多言德為聖人則顯其親為聖人之親尊為天子則尊其親為天子之矣富有四海則養其親以備物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則又有以綿世澤於久遠以此為大孝却似將聖人之孝為有待於外了蓋由不曾深玩全章之意下文歷言皆以德為本是聖人之可以自盡者德而已其位其祿其名其壽聖人何容心焉而有是德則是數者必歸之所謂大德必受命者非人強測度也費大之理也聖人之餘事也大德受命此聖人之極功而舜之所以致之亦曰孝而心矣。○凡子之所能為者皆歸於親如舜之德業舜之遭際豈人所敢冀然即如此其盛豈是於分內有所加舜只是於所本有者能做得盡耳故曰大孝。○宣氏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本也我此與總註意極合。○在翼聖曰孝本庸德孝至於舜則德為聖人而諸福因之畢集本以孝之大而獲福之大轉以福之大而成孝之大其理反覆相因但本節以大孝喚起下五句總是孝之大而德大福乃大意即藏

其中至下節乃申明之看下文竟用故字直接可見也覆反  
 覆相因意融入許氏大孝提綱下五句皆孝之目的說庶  
 乎可通時解偏主其說者廖謬述朱闕之甚詳載總註下  
 ○蒙引宗廟饗之自是宗廟享舞之祭鄭氏謂舜享子孫  
 之祭豈舜及身竟不饗先人耶○纂箋夏后之時猶封虞  
 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鳩滿封之於陳是  
 為陳胡公章句以舜子孫不  
 止此故以之屬二字該之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書舜典舜年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

自此俱泛說者非也下文乃漸說開去謂仍就舜身上說  
 者亦非也論中庸引言之意舜亦只作一樣子耳故前二  
 節是說舜後三節是推開通論事理而舜亦在其中○故  
 字直連大德同是承德為聖人然在舜分上亦即指大孝  
 而言言連下四必字即據舜之已然可見者章句注舜年百  
 有十歲單言壽而位祿名可知也位祿即上節尊富名壽

則又緣位祿而極言之亦猶上節言尊富而及饗保皆大  
 畧舉似不心上下一一扭合故以必得其名謂即指德為  
 聖人者殊鑿○集解四其字緊貼大德有其德則有其福  
 福皆德所自有得是得其自有者德既大則福亦大福與  
 德適相稱得是得其相稱者○按叠下四句便隱然有惟  
 德動天為厚申重有加無已意故下文亦竟用直接雖是  
 拓開却只一片說去此通章四箇故字六箇必字所以重  
 重點醒愈復愈有味須知子思引此意本不在說舜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

覆輯思宮氏曰天之於萬物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其

所自取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植之不  
 固者震風交雨則其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  
 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栽者培傾者覆○詔類問因材  
 而篤曰是因材而加厚些子我因材是合下栽傾加厚是  
 專注培之蒙引謂覆之亦篤畢竟牽強○問舜之大德受

命止是為善得福而已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在土中生氣湊泊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若其氣已衰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箇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日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聚賢何若是為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困學錄物之與天本同一氣其裁者則生意向盛與天地之氣相連傾則生意已絕與天地之氣不相連屬子章句氣至氣反其氣即在那物身上辨取或培或覆天實無心而隨物所宜自然成化○天道無私何有厚薄只為物材不同所受各別故覺有厚薄耳其實天只是培未嘗有覆也愚按但看春夏雨露秋冬霜雪或得之以長養或藉之以斂藏何一非培何一非覆然有承受得底有承受不得底便見得若者是培若者是覆其故在物不在天此所以為

四物付物○柏盧講義因者隨物付物物無所徵俸於天  
天無所私厚於物不能強為必然而又不能故為不然一  
一適如其數以應之故曰因下  
節受祿受字與因字正相應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

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詩序嘉成王也詩傳假當依此作嘉憲

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民以無位之民言人以有位之臣言

為天子自天申又總上三項言不惟及君子之身且及其

子孫也○詔類惟我有受福之故天既備之又申之董

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雖只是疊將來  
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雙峯饒氏曰栽培傾  
覆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  
是栽培祿保佑申之便是培○條辨上文言天必因材而

敦復堂



篤故又引詩言君子有令德而自受祿于天以明大德之必得位祿名壽皆天之因材而篤也語意重令德憲憲正其可嘉可樂處宜民宜人乃令德之實也有此令德安得不受祿于天此下文所以又用直接。宿廬講義祿雖降自天而受之則存乎人其人苟無令德以為受祿之基天雖欲保之佑之命之申之不得也特因其可受而授之是嘗不易必故申階之曰大德必受命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輯伊川曰知天命是達天理

天之賦予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知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永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者皆此道也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富饗保孝之大也位祿名壽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

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裁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為舜桀而存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其可必也或問申之曰德為聖人固孔子之所以為裁者也至於位也祿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未能及爾是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沮之○陳氏曰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故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故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愚按大德受命中庸自是以常理論若孔子之窮顏子之夭則氣數之變又當別論每多牽合言之此正程子所謂淺狹之見也愚故第存其說之不甚糾結者○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自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末一句總結上文意愚按須結還大孝方是中庸引言徵指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賈氏洵饒曰庸行之以極其至即費之大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若無前三章道德不能做後三章事業可見費之大也。○冠卷此章總註最明而時解多祖許白雲說謂以德福兼隆而成大孝非以大孝而致德福兼隆聚訟不已推其故以各節注中未有明文耳若以總註入首節下各節俱可貫通去如孝即庸行之常也。大孝德為聖人及尊富饗保即推之以極其至也。次節曰之也孝為庸行亦為庸德惟舜為大孝即為聖人句總即為大德要只完得庸行之常下祿位名壽之必得亦只完得推之以極其至意看故字承遞只申說上文若如時解可謂德福兼隆而成大孝將次節亦可謂諸福

畢集而成大德乎天之生物兩節一喻一証皆推本於天而結之以大德受命無非大德之得天天命之不爽大德仍是庸行之常必受命仍是推之以極其至始終只是一意白文四故字只順文申釋故總註數語可下時解正坐不會理會耳。要知百行之原莫先於孝舜一生聖德固多而其彰明較著者莫如孝一見於堯典再見於禹謨當時岳牧咸薦側陋升聞皆由於此史臣贊舜即有滿哲文明溫恭允塞等語亦大槩言之其他實蹟皆是攝相階位後事故孟子極稱舜之大孝只在盡事親之道而致瞽瞍底豫其未底豫以前即極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方可解憂若如時解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已成大孝儲可釋然何用呼天號泣以求得親順親乎舜惟敦庸行而致德福兼隆正是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愈見大孝之能格天書所謂惟德動天則孝身分愈高學者愈見庸行之不可不務愈見道之用廣不可不推之以極其至何用異說之紛紛。即下兩章文之無憂武周之達孝續緒成德享帝享親盡倫盡制亦只是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

至故總註云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  
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

仁之事也。語類問無憂曰文王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

舜大德而祿位各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

耳。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瞍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

文王為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

之言文王也。紹開編舜之大德周家之世德皆聖人之

大業見道之用廣也言文王之事而稱其無憂者蓋以王

季為父凡積功累仁之事王季作之則文王述之可知以

武王為子凡順天應人之事武王述之則文王作之可知

文王之無憂者非一無所事之謂也言乎因所遇而為所

當為耳如湯之王業由身造而付之太甲則不能無憂矣

舜之受命文王之無憂皆聖人丁時運之盛而為所當為

皆道也皆可以見道之用廣也。困學錄盡中庸之道者

聖人之所同而遭遇之盛則文王之所獨故無憂但少勉

言而其各能盡中庸之道以見道之費者章句此言文武

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道之費者章句此言文武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  
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

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

中庸章句卷之二 三 教復堂

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三山陳氏曰周家之

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肇為王之基武王一振戎衣以有

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蔡氏曰大王雖

未有剪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

輯語續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王季

文王不臣矣要之武王亦不賴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起

天人交迫莫之為而為在後人觀之太王王季文王時已

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為續緒焉耳困

學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本自人人各盡其道如太王之

肇基王季之其勤文王之服事武王之爨伐各因其分之

所在時之所值而為其所當為未嘗有所私意規度父子

祖孫陰相授受也然要而論之此各盡處正是天之所必

然人心所同然處端緒歷然人人可見故曰續緒輯語

續緒專指剪商不得然却脫離不得肇基王迹兼德功而

言即剪商亦言其理勢自然非圖謀神器也若欲避剪商

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德累仁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

何以獨始於太王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續

緒未嘗不光大也此句另講到壹戎衣方說到有天下有

天下亦不過續緒中時然而然耳困學錄身不失天下

之顯名以續緒言則周之前至世有顯名久矣至武王之

身以聖人之德續前王之緒故顯名不失以有天下言則

武王十三年以前原有顯名及至爨伐大商合乎天理當

乎人情故顯名仍及身不失講章單接壹戎衣便生許多

開議論語題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

些等級不同曰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

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論韶武處便見輯畧楊氏曰武

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非其欲也然而身不失天下之顯

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謂之不失與舜之必

得異矣侯氏曰武王之有天下謀從衆而合天心是與舜

之有天下不異也故尊富饗保易地皆然困學錄尊富

饗保舜與武自有異舜則諸福畢集武則規模頓殊不待

較量於饗保

之各別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未受命句只見得武王年已老引起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追

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先王之禮也先公組紕以上

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

及於無窮也集解成文武之德句是綱德從秉彜之性上見尊親之大錫類之仁皆天理人情之極致

周公成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追王二句是成文武以孝祀先人之德斯禮以下是成文武以孝治天下之德

○輯畧游氏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仍稱其祖為太王王季然則

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其不及太王王季

者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王季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

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

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

厥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辛垣行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

不敢復出口蓋各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遂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會謂至德如文

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於商而須假之五年非偽為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

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各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語類問追

中庸章句本後進修卷之三

王太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禮記大傳疑武王時已追王曰武王時恐且是乎與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之類然無可証始闕之可也又問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周公制禮之時方行無疑曰禮家載祀先王服衮冕祀先公服鷩冕鷩冕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七旒十二玉與諸侯七旒七玉不同耳。問組紕以上止祀以先王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輯語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玉上世禮法簡畧不會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此制直從理道上生來為萬世不易之大法不獨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親也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未暇詳故此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太王王季本自宜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亦可謂盡中庸之道哉。困勉錄太王王季

有號而無謚則禮殺於文王蓋王迹所由起與大統所由集者不同先公有祀而無號則制畧於太王王季蓋世近而功德大與世遠而功德淺者又不同可見禮制盡善處。○四書通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推文武之意以及太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太王之意及組紕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制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為達孝也。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集解斯禮承土祀而言貫至祭以大夫而止葬禮及之總見周公盡倫盡制皆所以成文武之德。○紹聞編制為禮法以及天下通葬祭喪服而言。○輯畧楊氏曰葬不從死者是無臣而為有臣也祭不從生者是不以其所以養事親也。○存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

祿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下特舉大夫士而言。亦示其例耳。若父為庶人。子為士。父為大夫。子為諸侯。之類。可以例推。若父為諸侯。子為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為小宗矣。○輯畧呂氏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期。為祖父母也。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夫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按此。下論三年之喪。當從朱子。故呂氏說不載。○語類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賤底禮數。如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皆貴賤之義。前代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中庸之意。只是主為父母而言。所以下句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般。曰。呂氏所以如此說者。蓋見左氏載周

穆后薨。太子壽卒。謂周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說統期之喪。達乎大夫。二句。是親不敵貴。三年之喪。四句。是貴不敵親。○蒙引。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自下而達於上也。○按三達字。雖與下章達字。意有別。然其義未始不可相通。右第十八章。條辨上章。總註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述世德相承。說雖武王之有天下。不過為繼緒。雖周公之禮盡人情。不過為成先德而已。此所謂庸行之常也。然一家世德相承。而至於有天下之大順。天下之情。則推之以極。其至為何如矣。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

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輯畧呂氏曰。此章言達孝。所以為中庸武王周公。所以稱達孝者。能

成文王事親之孝而已游氏曰大孝聖人之絕德也達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為人倫之至則一也故繼志述事之未亦曰孝之至也。集編人君以光祖宗而後嗣為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夫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紹周編人人可以自盡是曰達孝武周推一己之孝以為天下法是孝不獨在武周而可通謂於天下也按章句承上章而言則達孝自是承上章倡歎而下但上章實而天下節章句申則本節尚為虛引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愚按本節緊承達孝單提孝字推論

一番正見武周之孝所以達處故語勢雖似颺開而意理實相銜接謂不粘武周說者非是。孔疏人謂先人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志也洛誥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善述人之事也。愚按疏引二書以繼述分屬武周亦言其大槩耳實則劃開不得且纘緒而有天下難以志事坐煞文王只合從上節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見得武周因時起義為天下人心之所同然此即先後聖同揆處不然並無志事可憑而曰善於繼述子孫誣其祖宗孰不可云先志乎本文兩善字自合從上文達字體認非以善繼善述為達孝善繼善述乃其所以達處所志所事合乎天理順乎人情不必前人之所已為而莫非前人之所諒其不得不為此所謂時中之道非止權宜通變之謂也上章戎衣纘緒成德追王固是繼述之大者在本章却自指盡倫盡制在制禮上而制禮之所以能盡倫盡制處須自纘緒成德來故章句仍覆舉上章然後及本章下文所制祭祀之禮其理勢固自相因而立言要各有當。下文指本章下文交斷無置本章而指上章下文之理祭祀之禮春秋以下四節胥是也至通於上下舊以



春秋節為事神之謹，照下敬所尊，以宗廟節為逮下之周。照下愛所親，義非不是，而未為該備。或以春秋節章句歷舉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謂祖廟既通於上下，下面禮儀雖繁，簡不謂得隨分各盡。竊謂士庶家儘有難通者，况踐其位，節結上文兩節，繼志述事之意。五其字，章句皆指先王而言，則於通於上下意，不無矛盾。至末節，郊社禘嘗，以為惟郊禘不得通行，社嘗便可通。及於本文，渾舉諸祭，亦難免破碎。愚竊以謂只合從天子分上說，不獨春秋三節，照舊說自然。其即末節上而事帝祀先下而治國，如示諸掌，何莫非通於上下實証。春秋節章句，祖廟云云，特因天子廟制有不同於諸侯以下而連及之。至宗器則但舉赤刀大訓之屬矣。宗廟則專以天子之禮言矣，斷不應泥此一項，致下文節節難通。問然則上章何以言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曰上章舉其概耳。故復舉士大夫以見例本章就祭祀之禮詳言之，且推之以極其至，惟聖人為能饗流推孝子為能饗親，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此豈非天子分上事若推已及人，只合以餘論及之作回顧，上章為得。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

祭於寢，鄭注：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上下名曰官師者，若

上士則二廟。○語類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毋

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

庶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理。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不可謂之

舊古所謂廟，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

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廟，却於廟廟并祭祖，適士二廟

祭祖祭禘，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大夫亦有所始，封之祖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諸侯大夫士皆止，及其祖考。○東陽許氏曰：脩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廟只是灑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

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善頤命越王五重陳

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東陽許氏曰頤命

序所陳之寶西序東序外尚有列於西房東房者若亂之

舞衣大貝鼗鼓兌之文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下之屬二

字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

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周禮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

之以授尸也周禮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

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賈疏先王之尸服衾冕時食四

先公之尸服衾冕。新安陳氏曰授尸使神依焉周禮天

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鱻膳膏醯秋行

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鱻膳膏醯秋行

饋麋膳膏腥冬行鱧羽膳膏醢行循用也膳謂調和也謂

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以獻也纂疏四時之食各

有其物以其所以奉諸人者薦諸神蓋以生事之也。淺

說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錯舉以省文也輯畧楊氏曰

將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黜聖之

嚴祀事也宗器天府所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

類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

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所遺衣服授尸

呂氏曰時食者四時之物如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是也

○困學金奉秋節舊說分土節時祭下節時祭固非近

又謂二節專言時祭亦非也此兩節皆當兼時祭時祭大

若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時祭且然豈

祧亦在其中既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又安

得而不咸在耶各廟之祭惟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

不得羣昭羣穆咸在若太廟則雖時祭而與祭者亦與祧

禘無異故下節當專屬太廟要之此亦經生說書強求的

實其實本文之意上節舉其祭祀之大畧下節則推言其

義以見其禮意之盡善只大凡說並無時祭時祭禘祭之

教復堂

分亦並無太廟羣廟之別章句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據祭統成語特舉太廟以為例不是說在太廟與祭者便有昭穆餘廟便無也講章拘泥聚訟紛紛總坐不得古人之意○四時之祭太廟與羣廟所同禘禘之祭則惟太廟所獨蓋自時禘以上皆遷主於太廟而合饗之羣廟皆無祭也○條辨看來春秋節似於時祭為切而宗廟節既云羣昭羣穆子姓咸在則似非大禘之祭不可但時祭豈遂不序昭穆與序爵序事等而禘祭又豈無修陳設薦等須知禘祭重而時祭輕一春一秩尚必修陳設薦則禘祭時之嚴敬又當何如至宗廟之禮自可該得時祭然惟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咸在乃為序昭穆之全而序爵序事更見周詳旅酬燕毛愈見隆盛而時祭之禮大畧放此可知是春秋一條即輕以明重宗廟一條即重以該輕可分看正可通看愚按條辨尚稍泥於時祭禘祭之分取其通融互看足與困學錄之指相發故併錄之要之此二節大旨只在就祭祀之禮見得武周當日儼恪著存錫類不隱所以為孝之至處此為古人立言之意不在縷析條分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

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輯墨呂氏曰宗廟之禮所

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

親者適則不可不別也祖為昭孫亦為昭祖為穆孫亦為穆

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為王父尸

子不可以為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有事於太廟子

姓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

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四書通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死者之昭穆也祭統所謂羣昭羣穆生者之昭穆也○趙氏惠曰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宗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時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咸在

若餘廟之祭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  
羣昭羣穆成在也愚按餘廟即高會之後便有昭穆但不得  
云成在耳其所以序之者一也○蒙引所以序昭穆全  
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  
定矣子孫亦以為序言子孫亦以各其行派如管蔡姬霍  
文之昭邠晉應韓武之穆下文有事於太廟云云方是祭  
時序昭穆按此條最明辨○補言廟制則昭左而穆右合  
享則昭北而穆南其實南北即左右也章句故專以左右  
為言○國學錄子孫昭穆之位在於堂下東階之東此同姓  
子孫之與祭而不助祭者故列於此其面皆北向而以前  
後為班守溪謂昭之子孫助祭於左穆之子孫助祭於右  
而分列南北未免鴛突但愚按所謂以前後為班者當亦  
是於東階之東列左右兩行而分前後非必昭後有穆穆  
後又有昭也補言謂文之昭成之昭同在左而左之中自  
有前後武之穆康之穆同在右而右之中亦自有前後此  
似於章句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語意較分明  
○禮記大傳上治祖廟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

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按此垂在  
敬宗收族親親明倫不必專向祭禮昭穆制度上考索○  
國勉遂宗廟即祖廟可稱祖亦可稱宗李安溪曰序昭穆  
於祖廟之中則列宗羣廟之主皆在故變文為宗廟之禮  
按此於本節得矣但未末節宗廟之禮爵公侯卿大夫也外  
當又另作何義以不如困勉錄為渾爵公侯卿大夫也外  
舉公侯以該伯子男內臣舉卿大夫以該上中下士○輯  
畧名氏曰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  
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  
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  
楊氏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  
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  
貴賤也愚按楊氏援据祭統文謂序爵之禮乃正祭時賜  
助祭者酒大指亦不脫章句所云公侯卿大夫但以爵即  
主玉爵瑤爵散爵而言則於義稍借不如呂氏說之該渾  
并有援此謂兼同姓異姓當獻酒時各隨其爵之尊卑無  
不以次而及者尤屬支離序昭穆辨貴賤自合分同異姓  
一主親親一主貴貴常說不可易或又謂序昭穆中亦有

序爵此又當別論不必牽合至下文序事則同姓之人自  
有堂上助祭者非是同姓只在階階之下堂上助祭但有  
異姓也○困勉錄辨貴賤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宗人之  
貴中存賤以別尊卑也○輯畧呂氏曰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  
屬祝大祝小祝也○輯畧呂氏曰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  
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為宗而諸相孰可以為祝而  
祝嘏孰可以贊禋獻孰可以執籩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  
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楊氏曰玉幣交神明也裸鬯  
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裸則玉幣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  
則則大宗伯涖之裸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  
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長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  
也○困勉錄序事言辨賢而不歎否蓋禮諸侯歲貢土於  
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  
多者得與於祭非是不得與祭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  
只是辨其材能欲用人不違其能非辨其賢不肖也○蒙  
引序昭穆與序爵序事各不相混羣昭羣穆做一處序公  
侯卿大夫異姓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同姓  
異姓執事者則各布列於其所司之位  
旅眾也酬導飲

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

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

也輯畧呂氏曰旅酬下為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

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語類問

如何是尊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

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尊賓使飲也賓受

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按此參錄兩條○問行旅酬時

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曰則已下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

想必在飲福受胙之後○東陽許氏曰凡祭必立尸必擇

賓賓一人眾賓無數眾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  
之西祭則子孫兄弟成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  
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  
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  
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  
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酬主人酌酒

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  
衆也主人舉酬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  
受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子舉解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  
兄弟之後生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  
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解於阼階酌長兄弟長兄  
弟西階前酬賓衆兄弟及賓交錯以編執事者無不徧奉  
飲者入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畧也又賓弟子及兄弟之子  
各舉解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為上也賓取解  
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者如此○按特牲饋食禮堂  
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速成者如此○按特牲饋食禮堂  
下設尊酬賓時主人洗解酬賓奠於薦北賓取解奠於薦  
南至旅酬賓取解酬長兄弟即此薦南之奠解也又將行  
旅酬兄弟弟子先舉解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弟子奠  
於薦南長兄弟奠於薦北至旅酬長兄弟兄弟酬賓所舉奠解  
即上弟子舉解於其長者則此為薦北之奠解也據此旅  
酬時長兄弟用弟子之解賓自用主人之解賓弟子不與  
焉至無算爵賓弟子兄弟弟子方各舉解於其長是旅酬  
與無算爵本兩節事而章句統言之蓋必兼賓弟子之舉

解於其長而後逮賤之義乃備也然特牲饋食士之祭禮  
耳想亦因天子諸侯祭禮散見禮文不可深考故援此見  
其概語類中諸說止約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  
畧言之說亦參差不一

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輯畧呂氏曰燕毛者既祭而燕

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為之序也祭則貴貴貴則尚爵燕  
則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  
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  
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  
知其儀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  
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蓋祭時在廟燕  
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  
彷彿若此○楚茨詩鼓鐘送尸下云備言燕私鄭注云祭

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容親骨肉  
也○楚茨卒章朱傳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  
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歌  
詠雖異樂器則同也○按燕毛於睦族之中寓敬老之意

敦復堂

序齒昭與昭序穆與穆序不但別其輩行且以序其長幼  
萬然家人之誼也。四書通序爵所以貴貴賤者宜在所  
畧旅酬下為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  
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

或問昭穆之制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

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

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

穆以次而南是也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有寢

而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

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

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

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

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附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

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

采子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於夾室按此

論諸侯五廟之制而昭穆之辨則通尊卑一例七廟九廟

皆可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祧於太廟之室

中則惟太祖東向白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

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

而北向朱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  
向室西南隅為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  
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前代

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禘祭時言也。南向者取非禘時則群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

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禘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此左昭右穆。北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昭南穆之辨。

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

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

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

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穆者祧則昭者

不動。祧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此所以祧必以班。即昭

昭之數。采子曰儀禮所謂以其班祧。檀弓所謂祧於祖父是也。尸必以孫。采子曰古者立

可以為祖。尸子不可為。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祭統曰大

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若武王謂文王為

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祧而已。然而春秋傳

以管蔡邲霍為文之昭。邲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

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文王於廟次

子為昭。武王於廟次為穆。故謂其子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

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

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

卑。章句本義卷之三



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朱子曰一昭一穆因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右食於祖則土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惟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黃氏海錯曰此四時之禘又曰三年禘五年禘左右為尊卑大禘則已毀皆陳廟制不以尊卑則高祖有時而在穆二世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加

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書舜典受終於文祖天禹謨受命於神宗商書成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所記又已有不同矣謂

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

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

朱子曰歆謂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告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雖其數之不同

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

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紃居昭之北

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

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紃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

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

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

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

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

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

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

為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

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

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一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

前通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

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纂疏文昭子穆有常數者禮也

祖功宗德無常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外有文武之廟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

昨於秦孝公方昇時文武固已遠矣襄曰然則諸儒與劉

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朱子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

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蔡疏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

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

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劉

歆說為是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

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

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

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

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

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

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

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

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

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

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

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

得為者矣諸侯之黜墜斷簠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

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

制

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由西以次於東。此下論後世之失禮。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畧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尊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光武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桎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藝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畧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

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桎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藝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畧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

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嘆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原責叔孫通之舞禮禮儀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孝子孫臣庶

也輯畧呂氏曰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所尊愛文王之所親其所以事文王者如生如存故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楊氏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况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况其所親乎

○困勉錄其指先王也或謂太王王季俱在內此不然此章論武周之孝自當主文王說○太王王季自在所尊內

○吳氏程曰位是天子辟公對越神明之位禮如九禩九獻乘九變八佾時宜踐自行宜奏即起先王於今日亦應

如此王者建萬國親諸侯故臣庶亦曰所親○愚按五廟之與十廟廟制雖殊而孝子思親之心自一文王當日廟

享禮儀武周親承之後特更加精密廣大耳然都是道理上合當如此其中盡倫盡制俱以一片精忱感格流露於

幽明上下之間所尊所親屬文王可屬武周亦可致愛致敬謂武周得謂文王亦得總在大本大原土關通不在儀

敦復堂

文套數作兩 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

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朱子曰記曰反哭

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臾得志進事之意○我章句分疏

死亡字義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事亡如存葬祭時

事義非不允但本文示上五其字疊下二句極言武周當

日不以死事其親所謂致愛則存致恐則著著存不忘

乎心以是為孝之至不在屑屑錄分○雙峯饒氏曰孝之

至與達孝一世自其盡於已而言曰至孝自其稱於天下

而言曰達孝愚按惟其盡於已者無不至故其稱於天下

者無不通○孝之至也句語氣畧歇固是

結上文亦隱隱激起下節語了而意不了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朱子曰周禮只說事

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如用牲於

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監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

祭地此說却好○新安陳氏曰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

兼言祀后土今不然乃省文○吳氏澂曰冬至祀天於南

郊之圖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

敦復堂

為至重而諸侯不得行也。○柏廬講義：天地之祭，有主分者，本於周禮大司樂之圖。丘方丘有主合者，本於虞書之肆類上帝。周頌昊天有成命之小序云：郊祀天地，分祀者則以陰陽之辨，高下之分，自當各從其類。合祀者，則比於夫婦同牢，豈得為續後世王者制禮分合不一諸家建議亦分合不一。至明太祖始分繼合而邱文莊公因以合祀為定制，不得謂王莽所行而斥為不經。惟朱儒五峯胡氏則以為祭天圖丘祭地方澤是猶家有二主，古者初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朱子題之而明，魏莊渠原本經傳，歷證南北郊之無其說，復折以孔子郊社事上帝之語，謂地不可與天對，天地一氣，如人百骸一體，上帝乃天之主宰，人心亦身之主宰，主宰豈容有二哉。不惟南北二郊非尊無二上之義，即郊壇並祀亦與周禮大宗伯禋祀昊天血祭社稷不符。斷當郊以祀天，社以祀地，分合二者仍從其分，但不應為兩大之分耳。○天用郊而地用社，不並崇其禮，正所以尊上帝之為主宰也。觀易之于坤曰：承天而時行，又曰：地道無成而代終則聖。人於天地之大分，判別如此，安得享祭而獨用鈞敵之禮。按此則地統於天之說，與章

謂本會

句省矣。正宜融看。○區圖：丘方丘載周禮，方澤即方丘，所謂澤中之方丘也。賈疏以方丘為北郊，而文獻通考謂北郊之名出自緯書禮經所不載，此五峯胡氏所以謂古無北郊。然方澤祭地之文，自不可沒。意者方澤之即為王社，與抑祭社之外，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別有方澤與。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

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

程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于明堂。○張氏存中曰：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各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祫，秋曰嘗，冬曰烝。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乃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祭統所載與王制同，禘全禘。○輯語禘與禘確是二禮。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牽連以

下之詞與配不同即大禘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故下曰  
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禘有功  
德而君賜之乃得禘及高祖然云于禘者謂非禮之常也  
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備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禘大禘則合  
毀廟羣廟之主祀於太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  
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  
即為禘皆合毀廟羣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  
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  
不復贅曰始祖耳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祀止配以  
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魯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  
謂之配未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或謂禘為大祭不合羣  
主似太簡寂不知祭各有義禘取尊遠禘取合禘非以廟  
主之衆寡為大小也按郊禘之制已畧如前所論但本  
文大指乃是承上孝之至而極言之非如胡雲峯所云上  
已結過此又別是一意也自事親而極之於事帝自報本  
而極之於反始何一非與達孝相關故兩所以字用意致  
為深遠下更特與點出義字禮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  
緣義緣孝前後脈一線穿成

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

有詳畧耳輯畧游氏曰祭祀之禮非精義不足究其詳非

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

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要不過

乎物而已其於慶賞刑威為天下國家也何有成王自謂

子冲子夙夜恐祀此迂衡之要道也楊氏曰推先王報本

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

自盡其心者於是為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

知此則於治國乎何有我知特性曰禮之所尊尊其義

也蓋禮以義起有禮必有義若失其義陳其數一祝史之

事而已故又申之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上文兩所  
以分明自有其義在義者何仁人孝子之用心天理民彝  
之極致天神格人鬼享禮樂刑政四達不悖是之為善繼  
善述是之為達孝是之為時中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下舉而措之如視諸掌惟此義焉已矣故明乎以下不是  
重人能明之乃正見武周禮意之廣大精微以完孝字中





